第一章
顽强性格

无忧无虑的童年

1916 年 10月 26 日，对于法国昂古列姆火车站站长约瑟夫·密特朗来说，无疑是个好日子，他的夫人伊冯娜为他生下了第五个孩子，他欣喜地为儿子取了个名字：弗朗索瓦·密特朗。当然，此刻的他，怎么也想不到，65年后，这个孩子竟成为法国社会主义的代言人，成为法国的总统。

密特朗的诞生地雅纳克，位于法国西南部的夏朗德省,是个仅有 5000 多人的小镇，虽离巴黎较远，但交通还算便利。这里风景秀丽，民风淳朴。葱郁的树木，肥沃的土地和纵横交错的小山谷，无不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信奉天主教，几乎人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生活十分平静。密特朗的家就在小镇上的阿贝尔一居伊大街 22 号，是一座漂亮的石头房子，宽敞明亮。他家的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济状况属比较富裕的中产阶级。父亲约瑟夫·密特朗自从经营岳父的醋厂以后，家庭的经济实力大增。约瑟夫经营有道，生意红火，被推选为法国醋业工会主席，在夏朗德省颇有名望。

其实，密特朗家的根并不在夏朗德省，他的祖先原生活在法国中南部的贝里省，有人还出任过地方的行政官吏。贝里省比较贫穷，密特朗的父亲约瑟夫不愿安于现状，毅然离家出走，先在巴黎——奥尔良铁路分局推翻斗车，后又当检票员，最后当上了夏朗德省昂古列姆火车站的站长。此后，年轻的外乡人看上了当地醋商的女儿：一个厚眼睑和厚嘴唇的姑娘，名叫伊冯娜。经过一阵追求，他终于成了醋商的乘龙快婿。

醋商于勒·洛兰一家是十分虔诚的天主教徒，做弥撒是他们每天的必修课。于勒·洛兰引以骄傲的儿子罗贝尔，是一位献身于宗教事业的杰出人物。1894 年，马克主教创建天主教启蒙社会运动，罗贝尔成为运动的积极分子。他还在巴黎文学界崭露头角。然而，如此信奉天主的罗贝尔，天主却并不降福于他，20 岁那年，他患上了肺病，无休止地咳嗽使他日渐消瘦，不久因病情加重而撒手人间。儿子的夭折，差点把洛兰老人击倒，但他毕竟还是挺住了。渡过了那段伤心的日子。密特朗的母亲伊冯娜对天主教也是十分虔诚的。罗贝尔死后，伊冯娜和孩子们成了洛兰老人生活中唯一的安慰。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常给老人带来欢笑，使他一时忘却忧伤和烦恼。

于勒·洛兰家是十分富裕的，不仅在雅纳克有好几座漂亮的房子和许多土地，在特雷伊市镇还有 25 公顷葡萄园，而在多尔多涅省的图旺，有 100 多公顷的土地属洛兰家所有。

洛兰家和密特朗家都乐善好施，凡有人求到他们的，都能得到满足。他们曾毫不吝啬地出钱供一位因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而痛不欲生的妇女及伴陪她的女护士去瑞士休养一年有余。

洛兰非常热心市镇的公务，当过参政员，并出资创办了当地第一所私立女生学校，所以洛兰老人备受当地人的尊敬。当他在1937年离开人世时，当地的人们纷纷前来参加他的葬礼，即便是过去了多年，人们还念念不忘这位性格开朗、讲话幽默的慈祥老人。

密特朗出生的那一年，战争的硝烟正弥漫整个世界。法国也不能幸免。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打了两年多， 1916年法德打响了最为激烈的凡尔登战役。

凡尔登是法国在默兹河上的一个要塞， 1916年2月，德军试图以此为突破口向前推进。法军发起反击并顶住了德军的凌厉攻势。在双方对峙的几个月里，法军士气旺盛，叫响了“决不能让他们从这里通过！”的口号。任凭德军狂轰滥炸，凡尔登要塞始终没有落入德军之手，到 1916年8月，德军被迫停止了进攻。尽管此次战役以法国胜利而告终，但双方的损失都很惨重，死伤人数有近百万，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破坏性最大的战役。

密特朗所在的雅纳克，远离战场，没有遭受战争的浩劫，尽管青年参战，田地荒芜，人们的心头有时也笼罩着愁云，但总的看生活比较平静。童年时代的密特朗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他的外祖父洛兰对他特别宠爱，教他读诗，与他下棋，还给他讲许多有趣的故事。

母亲伊冯娜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她患有心脏病，但还是为自己制定了作息时间，并严格遵守。她每天早晨 6时起床，先做弥撒，然后做家务和祷告。她把全身心都投入到了对孩子的教育上。她有较丰富的知识，对孩子的教育也具有开放性，把培养孩子良好的素质放在首位。遇到什么问题，她喜欢引导孩子自己解决。伊冯娜长期订阅《新法兰西》杂志和一些报纸，经常在煤油灯下阅读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并引导孩子们进行阅读。她的教育对孩

子们，特别是对弗朗索瓦·密特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密特朗曾说：“我对文学的酷爱是受母亲的影响。”遗憾的是伊冯娜只活了50岁。由于在10年时间里先后生了8个孩子，再加上过度操劳，使她心力交瘁。1936年，她被心脏病夺走了生命。

与母亲相比，父亲约瑟夫跟密特朗在一起的时间要少得多，但他对密特朗性格的塑造所起的作用决不比伊冯娜少。约瑟夫是个性格内向、风度高雅的人。他不随便说话，喜欢独立思考，晚饭后常进行长时间的散步，孩子们都有些怕他。约瑟夫对左派并无好感，对右派也很鄙视，对二百家“豪门”和新富那种贪得无厌的行为深恶痛绝。他一生没参加过任何党派。如果真要他去搞政治，他会站在天主教民主党的先进派一边。

约瑟夫同妻子伊冯娜一样博览群书，具有丰富的知识，能流利地讲几种语言。晚年，他写下了许多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把许多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都记载了下来。不幸的是，有一天房间失火，把这些笔记本化为灰烬，使他在精神上遭受到严重打击，不久他便离开了人世。

、弗朗索瓦·密特朗是个颇为腼腆的少年。9岁时,他离开了父母，寄宿在昂古列姆教区神甫兴办的圣保罗学校，开始了他的学生时代。该校的目标是培养宗教人材，招收的大都是具有正统观念人家的子弟。宗教文化知识是圣保罗学校教授的重要内容。在高墙环绕的校园内，上帝和祖国高于一切。学生的一切活动都很有规律：从每天早晨5时45分起床到晚上20时熄灯就寝，该做的事情都安排得井然有序。譬如做弥撒、早读、早饭、上课、活动……都有具体的钟点。

密特朗在学习上比较偏课，对他喜欢的学科，总是名列前茅，像历史、语文、宗教课、拉丁语都很拔尖，但对于不喜欢的学科，则成绩平平，特别像数学一类的理科，密特朗的成绩都是勉强过

关。由于偏课的影响，使他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不过，密特朗的好学是出了名的，圣保罗学校的老师、学生都知道密特朗酷爱读书，常常发现他钻入书里不能自拔。他的哥哥罗贝尔说：“假期回到雅纳克的家中，弗朗索瓦常关在自己的房间里读书，你不叫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就连吃饭也是一样。”

密特朗的这位哥哥也是圣保罗学校的高才生，门门功课都名列前茅，他有时想帮助弟弟，可密特朗觉得自己学得并不差，他不要哥哥帮忙。

密特朗还是个不错的足球守门员。有一次学校足球联赛，他一人就扑出了对方的 3 个球，为本班夺冠立下汗马功劳，成为同学们心中的‘明星”。

少年密特朗的身体并不强壮，经常患病，他在 11 岁的时候得了腹膜炎，卧床 4 个多月，病痛折磨着他幼小的躯体，可他从不因病而呻吟。有一次，母亲做好了饭端到他的床前喂他，密特朗却不接受，坚持撑着病体自己吃饭。这种坚强的性格给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密特朗还有股不服输的倔强劲。每当与外祖父下棋输了，他总要反复琢磨，千方百计要赢回来。洛兰老人拿他没法，有时就故意输给他，这样做也得不露痕迹，一旦被他看出破绽仍会不依不挠。密特朗的姐姐热纳维埃夫人有过这样的评价：“他是一个顽强的人。”正是这种顽强的性格，使密特朗能够经得住沉浮升降的考验，战胜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朝着自己既定的目标拚搏一生。

密特朗在圣保罗寄宿学校上了 9 年学。1934 年 6 月，经过毕业会考后拿到了中学文凭，为他进入大学深造或从事脑力劳动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为在法国没有中学文凭是敲不开大学校门的，也不能从事脑力劳动职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34 年 10 月，18 岁的密特朗离开了家乡来到巴黎，独自去开辟自己的天地。

然而 18 年的乡村生活，在密特朗的一生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即便是在步入政坛后，他依然十分留恋那广袤的田野和淳朴的乡村。密特朗在位于波尔多以南的大西洋岸边的夏朗德省建有消夏别墅，还经常到自己的选区涅夫勒省度周末，在希农古堡小城的吉内特·谢夫里埃的家里用茶，感受那泥土的芬芳和浓浓的乡情。密特朗在自己的著作和演说中，曾多次提到法国乡村，每次提起都充满了深情。

如今，弗朗索瓦·密特朗离开了生养他的故土，那么浪漫多情的巴黎等待这位外乡人的将是什么呢？

巴黎大学的优等生

法国巴黎是个举世闻名的美丽城市，它位于巴黎盆地的中央。塞纳河，这条法兰西文明的母亲河潺潺地流过巴黎市区。巴黎冬暖夏凉，年平均气温为 10℃，年降水量达 619 毫米，自然环境十分优越。有人曾这样比喻：塞纳河是法国这位美丽少女腰间的玉带，巴黎盆地是绽放在玉带上的绚丽花朵，而巴黎便是镶嵌在这朵花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2000 多年前，巴黎还是塞纳河上的一个小渔村，当罗马人在公元前 1 世纪占领这个渔村后，城市的规模便不断扩大。而真正把巴黎作为国家首都和行政中心的，是公元 486 年的法兰克王国。此后，随着宗教的活跃，巴黎成了欧洲的宗教圣地，许多举世闻名的古建筑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巴黎圣母院便是其中的杰出代

表，到了 16 世纪，巴黎又涌现出许多不朽的建筑：卢浮宫、凡尔赛宫、枫丹白露、爱丽舍宫、协和广场、三月广场、波旁宫等。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谱写了法国历史上英勇、壮烈的篇章，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巴黎市区的总面积已扩大到 105 平方公里，人口达到 282. 9 万，是一座高楼耸立、道路纵横交错、商店五光十色的现代化城市，为世界各地游人所向往。

1934 年，18 岁的密特朗离开了故乡雅纳克来到了这座向往已久的城市。

初到巴黎，密特朗还无心欣赏那些名胜古迹，他要在巴黎寻找依靠，他带着亲人写的推荐信，一个个地去拜访。其中一位是母亲和舅舅的好友，名叫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是当地著名的作家。密特朗跟他谈得比较投缘，但并没有得到这 位作家太多的帮助。其实，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对密特朗的评价不低，1954 年他曾这样写道：密特朗“能吃苦，很有主见，善于把握自己的命运，并为此不惜一切”。

密特朗就读于欧洲著名的古老学府之一巴黎大学。当时，许多社会名流云集于该大学，在政界和学术界都很有地位。巴黎大学的历史可追溯到中世纪，当时，它是附属于巴黎圣母院的一个教会机构。以后随着巴黎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法国、欧洲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求学者慕名而至，学生激增，新的学校便似雨后春笋。为了加强合作，人们组成了“巴黎师生行会”，这便是巴黎大学的前身，但直到 1261 年，才正式开始使用巴黎大学这一名称。而各校同一学科组织起来便成为后来的学院，所以，巴黎大学是由许多学院组成的，其中最有影响的便是神学院。巴黎大学学科之齐、规模之大，在欧洲是首屈一指的。到 20 世纪初，本国学生已接近 2 万，留学生也在 3 千以上。

18 岁的弗朗索瓦·密特朗主攻文学和法律，有时还去巴黎政治学院上课。在大学这座神圣的殿堂里，密特朗如鱼得水，他的兴趣爱好十分广泛，读的书也很杂，这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知识。对于所学的课程，他向来不那么拚命，而实际他不怎么费劲就能学得很好。由于学校只要求学生完成所修课时数，通过课程考试，便可取得文凭，密特朗便很少去听课，只是临近考试时才“抱佛脚”，突击翻翻那些油印的大学生讲义。奇怪的是，密特朗每次都能顺利通过考试，而且成绩还不错。事实上，他是巴黎大学学识渊博的优等生，受到老师的好评和同学的尊敬。

密特朗也常走出校园，一方面呼吸社会气息，另一方面游览巴黎名胜古迹，他被祖国古老的文化深深地吸引了，常常在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凡尔赛宫、埃菲尔铁塔等地流连忘返。密特朗还是互助会的常客，时常去聆听大知识分子的讲演。有时，他自己也上台，他要锻炼自己，改掉不善讲话的毛病。渐渐地，他变得从容自如了。由于知识渊博，富有激情，表达能力强，他的演讲很快赢得了人们的好感。

在巴黎大学读书期间，密特朗住在沃吉尔大街 104 号。这里是大学生之家，聚集着 100 多位来自外省的学生。这座房子由圣母会教士管理，所以住在这里的学生都来自天主教家庭。密特朗的舅父罗贝尔·洛兰上大学时，也住在 104 号的大学生之家，而且同这里的教士会会长普拉泽内神甫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于是，密特朗自然受到了神甫们的特殊关照。

尽管住在这里的大学生都是近 20 岁的小伙子,但神甫对他们的管理还是很严的。晚上 10 时前必须回来，否则就得吃“闭门羹”。不过，密特朗还是很守规矩的，他每天坚持做弥撒，从不干出格的事。他虽然不参加天主教青年组织，但热心于慈善事业，曾是“圣·樊尚·德·保尔协商会”的成员，1937 年还出任“ 104”

寄宿生们在这个慈善机构的主席。但密特朗每月收到来自雅纳克的生活费毕竟有限，除了正常的生活开支，每月再看两场电影，欣赏一两次戏剧或爵士乐，偶尔与朋友去咖啡馆聊天，一月下来所剩无几，但他在每个星期六午饭后，还是到贫穷的工人住宅区给予一点微薄的捐助，没有钱，就捐一些半新的衣服、袜子、鞋子一类的东西。

密特朗就读于巴黎大学时，法国社会正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由于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法国经济明显萧条。从 1931 年到 1935 年，钢产量大幅度下降，失业人口剧增，工人的工资下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政府无法解决这些矛盾，只能频繁更替。从 1934 年 1 月爱德华·达拉第执政 9 天下台，到 1940 年法国崩溃前就更换了十一届政府。

1933 年初，纳粹头子希特勒窃取了德国总理的职位，他取消了魏玛宪法中规定的人身、言论等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实施法西斯的恐怖、迫害、拘捕制度。

在法国，各种法西斯组织利用人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乘机扩大影响，以求发展。特别是“火十字团”“法兰西行动”“法兰西团结”“法兰西主义”“爱国青年团”等组织最为活跃。1934 年 2 月 6 日，这些组织的 4 万多名法西斯分子进行了巴黎武装暴动，并和警察发生了武装冲突，死 15 人，伤 2300 多人。这次暴动的目的是想利用群众暴动，赶走众议员，占领议会，成立极权主义政府。

为了防止法国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法国共产党在 1934 年与法国社会党签订统一行动公约。从此，反法西斯工人统一战线宣告成立。1935 年 7 月，法共和社会党等 84 个党派和团体建立了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并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法西斯游行示威，共产党领袖多列士、社会党领袖勃鲁姆、激进党领袖达拉弟

并肩走在 50 万人的游行队伍前面，使法国的反法西斯运动达到高潮。

1936 年 5 月，法国进行议会选举，“人民阵线”与右翼各派组成的“民族阵线”相抗衡。结果“人民阵线”在议会中获得了 386 个席位，成为议会中的多数派。于是，社会党领袖莱昂·勃鲁姆受命组阁，改变了右翼长期执政的局面。然而，面对这样的结果，右翼是绝不甘心的，特别是一些法西斯组织，他们在报上大肆谩骂“人民阵线”，在街上组织游行示威，甚至冲击国家权力机构。他们竟提出“宁愿要希特勒，而不要勃鲁姆”的口号，企图推翻新生的左翼政权。但勃鲁姆政府依据“人民阵线”的反法西斯纲领，推行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成功地制止了法西斯运动在法国的蔓延。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密特朗所在的巴黎大学也出现了对立的两派，左、右翼学生的对抗时有发生，有时甚至出现激斗。

1935 年 10 月，阿比西尼亚（即今天的埃塞俄比亚）遭到墨索里尼的侵略。加斯东·杜梅尔格内阁执行绥靖政策，尽管国际联盟大会以 50 票对 1 票通过制裁意大利的议案，但当嚣张的墨索里尼叫嚷不惜同“阻挡他前进的人”开战时，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赖伐尔便明确表示：一旦意大利在地中海攻击英国舰队，法国海军无法对英国提供支持。此后，赖伐尔曾夸口说：是他“把这个埃塞俄比亚送给了墨索里尼”。

当时，法国绝大多数右翼集团都支持这种政策。但作为阿比西尼亚皇帝顾问的巴黎大学法律系教授加斯东·热泽则仗义直言，他在海牙国际法院为阿比西尼亚皇帝起诉意大利一案进行辩护。于是，热泽教授成了左、右翼学生争斗的导火索，右翼学生对热泽教授进行猛烈攻击，甚至想阻止教授上课，骂他是“叛徒”“走狗”。而左翼学生都全力支持热泽，时刻派人陪伴他，保

护他的人身安全。法律系学生的这种严重分歧，导致了非左即右的局面。

密特朗明确支持左翼，拥护热泽。其实，学生时代的密特朗对政治比较冷漠，也不想卷入派别斗争之中。1934 年，极右组织“法兰西行动”曾打过密特朗的主意，派密特朗家的挚友莫罗上校做说客，结果是白费一番口舌，最后，这位上校无奈地吼道：“马上给我出去，弗朗索瓦，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对于左翼，密特朗也只是一般的同情，他对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好感。但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和国内法西斯势力的不断扩张，具有强烈正义感的密特朗，深感难以回避政治问题。1936 年 3 月，纳粹德国重占莱茵区，最后撕毁了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拥有 100 多万军队的法国，竟不敢拿起武器对德军予以反击，以维护祖国的安全。密特朗对此十分失望。1936 年 5 月，“人民阵线”在选举中获胜后，密特朗也为之鼓舞，他说：“我看到了摈弃宿怨的热流，我发现还有值得为之而生或为之而死的事业。”

对于这段经历，密特朗步入政坛后，特别是在他春风得意之时，一些政敌常常以此进行中伤，说密特朗曾参加过极右的法西斯组织，并在报上、甚至在议会的讲坛上对他抨击和丑化。对此，密特朗总是一笑了之，他说：“受到谴责的人应如何回答来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呢？不作任何回答。出面否认，那就降低了身份。再说，干吗要回答呢？假如我年轻时真是个极右分子，那么，我能够反其道而行之，成为今天的我，我会感到更加光荣。”

1938 年，22 岁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取得巴黎大学法律系、文学系和法国政治学院三个毕业证书。由于战争的火焰越烧越近，作为一名热血青年，密特朗毅然步入军营，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逃离残酷的战俘营

1938年,弗朗索瓦·密特朗结束了他的大学生活，投入军营，成为第二十三殖民步兵团的士兵，驻守在马其诺防线。

马其诺防线位于法国的东北部，全长达390公里，自贝尔福至隆吉永。防线上包括劳特尔筑垒地域、萨尔泛滥区、下莱茵筑垒地域、梅斯筑垒地域和贝尔福筑垒地域。重要地段上下分层，莱茵河岸前后两道防御体系，形成环形梯次防御，各种辅助设备一应俱全。这条耗资达70亿法郎,耗时6年有余的马其诺防线，于1935年底峻工，被法国军方称之为“固若金汤”的防线，能有效地抵御德军的侵略。1938年，法国军事学院教授肖维诺将军曾撰文指出：“在法国，快速入侵战争已成为历史。今天防御力量已成十倍地增强，准备打短期战争的国家是去自杀……坦克是给短期战争带来新的回响，但他们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正是连绵的防线折断了攻势战斗的翅膀……对连绵防线的担忧已经成了和平因素。”这位将军认为，马其诺防线能遏止德军3年之久。

马其诺防线成了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实行消极防御战略的基础，此后制订的一系列作战计划均以马其诺防线为中心。然而，战争爆发时，马其诺防线并没能起到抵御德军入侵的作用。

1939年9月1日4时45分，德军三军齐动，大举入侵波兰。德军运用“闪电战”的战略，仅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就彻底占领了波兰。这场战争波军阵亡7万人，伤13.3万人，被俘70万人。德军阵亡1.1万人，伤3万人，失踪2300人。

作为波兰保护国的法国，面对纳粹德国咄咄逼人的强大攻势，根本就不想对他的盟友认真履行自己的义务，但迫于英国及国内民众的压力，还是于9月3日下午5时向德国宣战。不过，法国

政府仍心存疑虑，按兵不动，一再推迟向德进攻的日期。

当时，弗朗索瓦·密特朗驻守在离凡尔登不远的斯泰内。他是一名中士，担任一个军火库的警戒任务。他也感到纳闷，既然对德宣战，为何不越过马其诺防线去攻击德国的齐格菲防线呢？

后来，密特朗了解到法军有所动作。9月8日入夜,法军第三、第四、第五集团军所属10个步兵师和装甲营，从萨盖明出发，在宽约24公里的地段上越过了边界，进攻德军萨尔布吕肯东南的卡登布伦。9日，法军继续向前推进，同齐格菲防线前沿掩体有所接触，但并没对该防线发起进攻。9月12日,法军占领20多个空无一人的村庄，便停止了进攻的步伐。9月16日,德军首次出击,法军便迅速撤回到马其诺防线。

密特朗所在的部队没有参加这次所谓的萨尔攻势。他们守在这条马其诺防线上，尽管法国已对德宣战，但双方都无意交锋。从1939年9月3日到1940年5月9日,德军的西线战场一直处于不战不和的不正常状态，被人们称之为“奇怪的战争”。在此期间，法国军队毫无斗志，他们安心执行警戒任务，直到下次休假或者换防。法国政府派出慰问团慰问前线士兵，还把1万个足球运到前方，以便士兵们在简易的足球场上“厮杀”，以消耗他们的体力和时光。密特朗也曾出任过守门员。

然而，这种看似歌舞升平的景象是短暂的。1940年5月10日凌晨5时35分，在荷兰、比利时、卢森堡遭到德军进攻的同时，法国也未能幸免，德军飞机猛烈地轰炸了法国阿尔卑来赫、加来、梅斯、敦刻尔克、沙托鲁机场和瓦尔达军营。德军装甲部队也于5月12日下午，在从迪南到色当的130公里战线上向前推进到马斯河沿线，并轻取色当城，避开了法军的马其诺防线。此后，德军继续长驱直入，向纵深发展，严重威胁着首都巴黎。

与此同时，法国军队也奋起抗击纳粹德国的侵略，特别是戴

高乐上校指挥的第四装甲师英勇善战，在塞尔河沿岸的蒙科尔内，顽强阻击敌人，迫使德军装甲部队放慢了前进的速度。密特朗和他的连队也一起参加了战斗，在坚守“三〇四”小高地时，双方进行了激战。

6月10日，德军装甲师强渡塞纳河取得成功，法军全面后撤，巴黎以西和以北防线面临崩溃。6月14日晨，德军将领屈希勒尔指挥的第十八集团军一部开进了巴黎。象征纳粹德国的“卐”字旗飘扬在法国政府大厦的上空和埃菲尔铁塔顶上。此刻，3/4的居民已逃离巴黎，法国政府也早已迁往波尔多。

就在巴黎沦陷的那一天，密特朗在战斗中负了重伤，一颗炮弹在他头顶爆炸，弹片打进了他肩胛骨很深的地方，他昏死了过去。战友们把他救出来。在布鲁耶雷医院，密特朗因失血过多，身体十分虚弱，经医务人员的抢救，他逐渐得到康复，但那块弹片却一直没有取出来。

法军防线全面崩溃，迫使一向主战的雷诺政府提出辞呈。勒布伦总统6月16日任命贝当元帅为内阁新总理。这位被希特勒不可战胜的神话吓破了胆的老军人，主张停止敌对行动。6月17日12时30分，新政府首脑贝当发表广播讲话，号召全国军民“必须停止这场战斗”。6月18日，贝当下令各部队放弃所有2万人以上的城市，禁止抵抗。

6月22日18时50分，法国政府代表亨齐格将军在勒通德车站签订了向德国投降的“投降书”。

贝当政府停战的消息打消了法军继续抵抗的信心，仅6月22日就有50多万法军成了德国纳粹的俘虏。弗朗索瓦·密特朗和许多伤员一起也成了德军的战俘。

德法之战从5月10日开始到6月25日停战协定生效为止，共经过了45天，最终以法国的惨败而告终。在这场战争中，法军

阵亡 8.4 万人，伤 12 万人，被德军俘虏 150 万人。

号称拥有世界第一流陆军的法国，一个欧洲大国，竟如此不堪一击，在西方阵营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显然，统治集团内部长期相互倾轧，政府长期推行绥靖政策，英法军事同盟的不牢固、不信任以及忽视军队建设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

法国的失败，使 3/5 的国土成为德军的占领区，包括法国北部最发达、最富饶的地区，而 2/5 的非占领区均在法国的东南部。贝当的傀儡政府于 7 月 1 日迁至南部“自由区”的维希，把法兰西共和国改为“法兰西国家”，即“维希政府”。他们把“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改成了“工作、家庭和祖国”。

已成为俘虏的弗朗索瓦·密特朗，被囚禁在德国卡塞尔附近的 9A 战俘营，这座战俘营很大，关押的战俘有 4 万多人。俘虏营的生活是残酷的，以往那种衣食不愁的优裕生活不复存在，俘虏们为了填饱肚子相互争斗，甚至打架斗殴。密特朗在叙述俘虏营的生活时，这样写道：中午时，德国人端来几盆泔水和圆面包，我们就用这点东西将就一天。首先，是强者当家，是刀子掌权。抢到汤盆的人能首先喝个够，人们要等待这些人发善心才能喝到几口混浊的水，借以维持生命。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密特朗等人根据日内瓦公约中的《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向德方进行交涉，终于使德方同意俘虏营的俘虏可搞文化活动。就是利用这些活动，密特朗等人做了大量的工作，使战俘营有了秩序，吃饭时，争先恐后的现象不见了，囚徒们排着队轮流领取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食品。

密特朗等人还在 9A 战俘营办起了临时大学，出版了一份《蜉蝣报》，密特朗给临时大学的学生们讲文学，伏尔泰、卢梭等人的作品都是他讲课的内容。他知识渊博，口才又好，每次讲课都侃侃而谈，几个小时讲下来都不用讲稿。在《蜉蝣报》，弗朗索瓦·

密特朗是总编辑，既编稿又亲自撰写文章。他成了战俘营里受人尊敬的人。在战友们的眼里，这位身穿黄色茄克衫、意志坚强、彬彬有礼的人有很强的组织能力。

1940 年 10 月，弗朗索瓦·密特朗被转送到 9C 战俘营。这个战俘营在德国东部的图林根附近，战俘营里有一个知识分子突击队，由犹太人、神甫和小学教员组成，密特朗也被编入了这个代号为 1515 的战俘小队，并被强行派去干修路的苦差事。

苦不堪言的囚徒生活，使密特朗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他开始懂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贫穷，也逐渐产生了要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思想。同时，对祖国、对亲人的思念越来越强烈，他下定决心要挣脱牢笼，逃回祖国去。

1941 年 3 月 5日凌晨，战俘小队又被德军看守吆喝着早早出营劳动了。密特朗和难友勒克莱尔神甫乘着黎明前的黑暗，开始实施他们准备了一冬的逃跑计划。他们悄悄离开了战俘小队躲入森林，然后换上同伴给他们搞来的便服，迅速朝莱茵河方向奔去。他们的目标是转道瑞士逃回法国。战俘营距瑞士边境有 600 多公里，为了隐蔽，白天他俩挤在一条毯子下，在林子里休息，夜幕降临后便急忙赶路。3 月 26 日，他们终于来到了距瑞士边境只有 4 公里的地方，尽管平时节省下来的食品已所剩无几，但即将获得自由的喜悦，使他俩兴奋不已。夜色渐浓时，他们开始行动，穿越埃格西小村庄。此时，密特朗在前，勒克莱尔在后，往前疾奔。“站住！”突然，几个德国兵出现在他们的眼前。于是，他俩重新成为“阶下囚”，回到了卡塞尔的 9A 战俘营。

首次逃跑失败，并没有使弗朗索瓦·密特朗死心，他再一次精心筹划出逃计划。不过，德军的防范已越来越严，不时发生的逃跑现象，使他们不敢有一点马虎。战俘营四周围起了高达 4 米的铁丝网，配备了大功率的探照灯，安装了警报器。经过长时间

的观察，密特朗发现巡逻兵换哨的空隙是出逃的最佳时机，1941 年 11 月 28 日深夜，密特朗和两位同伴巴尔林、勒费拉尔德悄悄靠近了铁丝网。午夜的风透着寒意，他们躲在黑暗处，等待哨兵换班那一刻的到来。终于，随着一阵口令的应答声，哨兵换班开始了，密特朗和两位伙伴迅速跳出了铁丝网，不想巴尔林脚底一滑摔了一跤，发出了声响。刹时间，警报尖叫起来，哨兵们边嚷边追，眼看计划又要失败，密特朗迅速拐弯，朝反方向逃跑，终于躲过了哨兵的追赶。早晨他混上了一列运载劳工的小火车，并在以后的日子里换了好几次火车，终于进入了法国境内。密特朗充满了回到祖国怀抱的喜悦，每一寸土地、每一棵小草都显得格外亲。但他不敢有半点的松懈，因为这里仍是敌占区，还随时都有落入魔爪的危险。

一天傍晚，他到达了梅斯，这是法国东北部的一个重镇。密特朗找到一家并不显眼的旅店，狼吞虎咽饱餐一顿以后，便倒头大睡。他实在太累了，连续行走和饥饿已使他疲惫不堪。然而，当密特朗刚刚进入梦乡，房门被打开了，德国警察驱散了他的睡意。原来这家旅店的女店主见密特朗十分可疑，便报告了德国警察，使密特朗重新沦为囚犯。

这次被抓，密特朗没得好果子吃，德国人把他这个惯犯送进了一个特别集中营这是个专为逃跑者设置的集中营，犯人的待遇更低，德军经常采用残忍的手段拿他们取乐。然而，就是在这个敌占区的集中营，密特朗了解了许多国内民族抵抗运动的情况，特别是戴高乐将军的情况。一位也曾逃跑过两次的难友向他讲述了许多故事。

原来，1940 年 6 月 18 日下午 6 时，戴高乐在英国伦敦向法国听众广播了《告法国人民书》：

事情已经定局了吗？希望已经没有了吗？失败已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